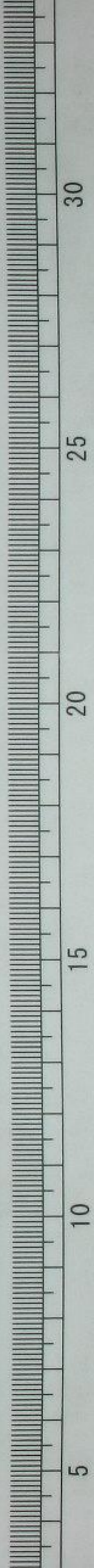


古詩大觀

坤

土岐文庫  
文庫17  
W73  
2



文庫 17  
W 73  
2

古詩大觀下卷

木蘭辭

雜言六十二句不知何人所作詠  
女子詐為男子替父從征戍邊十  
二年人不知其為女木蘭其父名也名勝志  
云木蘭村在湖廣廣州府治北六十里山  
上有木蘭將軍塚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唧音稷蓋織聲也一

反蟲聲也文苑英華作  
唧唧何切切恐並非是

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  
唧音稷蓋織聲也一

息杼音紵亦謂之梭機之持緯者此將言木蘭  
代父戍邊而先形其愁嘆之狀先以織機起

見女郎之所事也蓋木蘭忍哀強上機而織  
心中懊惱不知所措停梭慨嘆者久之遂決替

征之計也張蔭嘉云四句就木蘭停織嘆息敘  
起正引代父然舉後改妝而出保身而歸諸事

古詩大觀 卷二

東四書庫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庵氏寄贈

010185190949

一歎息中躊躇已定是為總括陳胤倩云以從軍俠女但用唧唧夜織直起妙若後人必先序家世或序點兵瑣屑而來矣今直從當問女何

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搖曳點綴得妙女子代父從軍大膽怪事故且

復疊問答未肯容易說出閑文弄趣樂府老手

陳云女亦二句就上語又作一折入題大佳若

竟承意思憶字直下便是平無曲且此二句語

乃嘆息欲從軍更無所思憶也今夜見軍帖

可汗大點兵此便說出木蘭愁歎之故軍帖蓋

大武帝時蠕蠕始自號伊利可汗見魏書吐谷

汗猶單于也唐時蕃夷稱天子為天可軍書十

汗此詩只稱朝廷爾點兵點發兵丁也

二卷卷卷有爺名軍書兵籍也爺音耶俗稱父

仲卿妻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阿音過發語

也此悲其家無替爺以免爺之願為市鞍馬從

戍邊者爺雖老不得往也

此替爺征為去聲市買也替代也張云十二句

陣紆徐而入代為辭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令却極明劃忱慨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韉音箋通作戩鞍具

索也俗以為鑣銜謬矣鍾云瑣瑣處分是女郎

暴出門行徑陳云四句故令辭繁不殺方得淋

漓樂府體自應爾張云此接上句似板實活改就

辦馬裝上平排東西南北四句似板實活改就

裝事宜於此處順便點醒今偏特地歲過直至

後幅返妝突然反托出來又足見敘事虛實互

古詩六見

卷二

二

用之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

孃音讓通作娘本少女之稱俗

妙母為孃黃河北方大川去木蘭鄉數千里朝

辭家門暮至黃河極言軍行之急所謂關山度

若飛不聞爺孃喚兒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也音箋濺濺水疾流貌蓋初出門時爺孃悲泣

相喚遺恨依依其聲猶在耳既至朔地投宿河

邊則水流濺濺聽耳不復聞爺孃之聲也王翼

雲云不聞爺孃喚兒聲質朴得妙宛是回想深

口氣女子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且一作朝黑

水色渾黑故名所謂盧龍塞也黃河黑水出于此

惡不聞爺孃喚兒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景然山在塞外啾啾衆聲也夫黃河去家數千

哀鳴較諸河聲更可勝耶王云複說一遍愈覺

悽切譚友夏云瑣瑣路程中代寫離家顧戀如

訴娘喚女總馮木蘭思無男子征戍氣陳云再提

層赴邊事帶定爺孃兩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

飛戎機兵機也二朝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曰胡朔氣陰氣也折音託夜行所擊之柝也博

物志蕃兵謂刁斗曰金柝按史記擊刁斗以自

衛註云以銅作焦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

行名曰刁斗鐵衣鎧也二句言塞上沍寒營中

悽慘陳云不復序木蘭功業以三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二句言戰之苦戍之久即過歸字

戰而麾下能軍收功凱旋真壯士也張云六句

敘從征勞苦功成歸朝事忽又用整鍊之筆為

中腰作鎮讀之神旺壯歸來見天子鄭重天子  
 士二字隱然點醒男裝者朝諸侯之宮禮記明  
 坐明堂見去聲明堂王者尊卑也一說人君南  
 面而聽天下鄉明而今兼錄之蓋古者天子之外  
 教為義說各不同御之猶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  
 朝行大政事必御之也  
 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  
 疆策命書策命之也轉陞轉猶今之加級蓋  
 論軍功各賞以官爵凡十二等也賞賜謂金  
 帛類疆有餘也王翼雲云疆一  
 作強疑當作繼繼貫錢索也  
 可汗問所欲木  
 蘭不用尚書郎朝廷論功將士受賞至問木蘭  
 亦非所欲也尚書六曹一分掌天下庶政各有意郎  
 中負外郎清華好官也  
 尚書郎願借明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非也傳疾歸

以見親為望也馳音他同馳駝駝也狀似馬背  
 使非更互恒州取水供贍唐制驛置有明馳  
 賜安祿山荔枝是也木蘭願借千里馳歸猶今之  
 公差傳馬也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今  
 隱叢話妄為之辨不考耳楊用脩云俗本改明  
 作鳴非也馳一說大真外傳註明馳腹下白毛夜  
 故曰明馳一說大真外傳註明馳腹下白毛夜  
 能明不執是張云八句敘策勳賞賜辭官還  
 鄉事天子亦不知其為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  
 女保身意已畧逗出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  
 將勝扶老相率倚間以待也阿妹聞姊來  
 聞妹來阿音當戶理紅妝迎久別之姊遠自妝  
 過發語聲當戶理紅妝迎久別之姊遠自妝  
 飾如兒情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狀如兒情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古詩大見

卷二

四

覆疾遠之貌欲為設軟脚饌喜躍之狀不啻如  
 見陳云還鄉以後又罵令極其淋漓小弟磨刀  
 正應上無大兒若此時則已大可知張云六句  
 敘女歸舉家歡喜事忽然添出弟妹又用三疊  
 調寫出熱鬧異常與朝辭一段遙對磨刀句特奇  
 古且偏用聞女聞姊等字一若本蘭此時仍是  
 女妝者然轉落下段益見不側譚云補阿妹小  
 弟關目始妙鍾云七句如見又云老杜兵軍行  
 用爺孃喚喚女聲等語而復自注之草堂舊犬  
 喜我歸四段亦用此語法想亦極喜此詩耳  
 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猶爾儼然偉丈夫也  
 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忽露本相方是故吾當  
 聰理雲鬢對鏡帖花黃是二句故作嬌致相形於  
 作掛帖與貼通黏着也古人以花鈿貼額黃金  
 色也長云六句敘入閣返妝事然逐句脫卸直

至當窻十字方始明白點出愈悶愈快出門時  
 不焉改妝而此處寫返照者前是避順避實此  
 則借以蹴起火伴之驚也布置最善王翼雲云  
 爺孃句與不聞爺孃喚女聲應小弟聞姊來與  
 阿爺無大兒二句上應唯阿妹則用補襯法開我  
 東閣門疊用我字與東市買駿馬四句疊用買  
 字遙應當窻理雲鬢二句却故意與朔氣傳金  
 拆二句遙映前後似兩截人絕世奇事遂有此  
 絕世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一作皆驚忙火  
 奇文  
 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謂之火伯以爲一  
 竈之主也司馬法辭辭火火註云唐書府兵十  
 人為一火俗謂火伴是也按兵卒在營五人若  
 十人共爨故謂之一火猶俗稱組也或作夥誤  
 譚云火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韻重  
 又補得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說見  
 孔雀東南飛前云十年舉大數耳此十二年蓋  
 實數也四句簡而盡夫同寢食十二年終不知

其為女郎謂女中丈夫白樂天咏李勢女詩色為  
 稱下艷心乃女中郎其義可見已又呼人家  
 小娘子為女郎蓋郎君之義尊稱之詞也  
 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撲音爆撲朔兔走足縮  
 之貌分明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雙傍去  
 聲作詩者以兔為戲言雄兔脚雌兔脚雖殊然  
 當其傍地俱走則不得辨其孰是雄是雌木蘭  
 征役之日人不知其為女子正如是也舊傳兔  
 有雌無雄望月而孕博物志嘗言之其實兔自  
 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  
 之雌雄是烏之雌雄亦難辨者此結蓋自是化  
 出也譚云四語倒在後詠歎一番木蘭機警英  
 烈之氣在紙上矣未可以閑閑比論讀之張云  
 末八句點破木蘭真能保身為通章結穴蓋保  
 身意欲插敘於前則無處安頓如自出於口則

終涉嫌疑妙借火伴驚惶同行年久不知是女  
 醒出隨以奚落語申明作收以兔為比不倫不  
 類更極古趣王云木蘭在軍十二年終不露破  
 綻故火伴始莫知其為女其苦心奇節何如哉及  
 且調笑自如真絕世奇人也借兔為喻諺浪生  
 姿一篇極質古文至末  
 偏用戲筆真絕世奇文

附唐人韋元甫擬木蘭詩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為誰欲聞所憾憾感激疆  
 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  
 子復尚少胡沙沒馬足朔風裂人膚老人舊羸  
 病何以強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

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忱慨携干將  
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月支虜更携于  
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  
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鞵理絲簧  
昔為烈士雄今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  
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  
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也見木蘭言聲雖是顏  
貌殊驚愕不敢前歎息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  
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陳胤倩曰胡沙四句言情真至補前篇所未盡餘並不及前篇遠甚

魏道輔曰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  
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  
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  
果誰之詞也

程泰之曰樂府有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  
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  
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  
之號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



義且武在緹縈之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  
 詠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  
 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  
 夢裡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  
 祝明妃異哉拂雲堆在山西大同府則既有廟貌又曾作  
 女郎則誠有其人矣

劉次莊曰木蘭孝義女也勇不足以言之世之  
 女子有所感激憤勵或果於殺身而不能以成  
 事者古蓋有之至於去就終始皆得其道求如

木蘭者鮮矣是詩辭意高古殆與其人相當  
 劉後村曰木蘭詩不知何代誰作樂府中唯此  
 詩與焦仲卿妻詩為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辭多  
 質俚然有古意

嚴滄浪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  
 鏤衣之類酷似太白疑唐人所作故文苑英華  
 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古樂府集有兩篇其  
 後篇乃元甫作也若此篇恐非元甫所能及也  
 李西涯曰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木蘭辭

前首最近古善用俚語入妙

王元美曰木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  
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

謝茂秦曰嚴滄浪謂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  
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亦謂况  
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太武時柔  
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  
相類

又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

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纜  
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  
古朴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  
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  
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  
死壯士十年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  
爾能於古調中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  
力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  
辨我是雄雌此結最著題若缺此四句使六朝

諸公補之未必能道此

焦弱侯曰木蘭朱氏女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  
晉即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  
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塚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  
題之缺

鍾伯敬曰英雄本色却字字不離女兒情事便  
自有聖賢作用不是一味英雄人所為木蘭何  
人作木蘭詩者何人也  
譚友夏曰從來說生男不如生女只是作后妃

富貴想耳即健婦持門戶亦未及忠孝大節當  
以緹縈木蘭曹娥諸女郎實之

陳胤倩曰木蘭詩淋漓古雅東市一段聞女來  
一段開我東閣門一段尤與漢魏甚近朔氣傳  
金柝數語固類唐人然齊梁間人每為唐語惟  
唐人必不能為漢魏語如結作此意古甚唐人  
豈能道隻字以此知其真古詞也或疑唐時始  
有可汗之名此甚可咲北魏已稱可汗梁樂府  
中現載慕容可汗曲矣

沈歸愚曰唐人韋元甫有擬木蘭詩一篇後人  
并以本詩為韋作非也韋係中唐人杜少陵草  
堂一篇後半全用木蘭章法矣斷以梁人作為  
允又曰事奇詩奇卑靡時得此如鳳皇鳴慶雲  
見為之一快

張蔭嘉曰按詩中用可汗字木蘭當是北朝人  
而詩則南朝人所作也木蘭可傳一在孝能勇  
往代父一在貞能明哲保身而得功辭爵亦多  
可取此詩須看其運化諸意虛實錯綜處木蘭

千古奇人此詩亦千古傑作焦仲卿妻而後罕  
有其儔在蕭梁之時更不圖得此如椽筆也  
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為女子誠孝  
而勇義而貞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亦將  
遜之若蔡琰者當低首愧汗則悲憤二詩不敢  
與比肩矣因憶女子遭時不造偽作男子而仕  
不為人所污者南齊東陽婁逞為揚州議曹錄  
事唐時李抱玉青衣石氏為昭義軍兵馬使國  
子祭酒朔方軍兵士張營之婦孟氏夫死以其

貌酷相類，遂衣其衣冠，稱答弟以仕。如此十五  
年，軍中累奏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  
生二子，一百餘歲而死。五代王蜀時，臨邛黃崇  
嘏為知州，周庠所舉，署司戶參軍。吏事精敏，胥  
徒畏服。庠愛其才，欲以女妻之。嘏以詩辭，曰：「  
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  
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  
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  
兒。」庠大驚，問故，具述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庠為

資裝嫁之，皆亘代之異人真女丈夫矣。然獨木  
蘭擅名古今者，特見紀於鴻筆妙什。故流芳不  
朽，寔辭之不可以已也。

余讀唐人王暉幽怪錄，又得一木蘭撮記，其大  
較以表章之。尼妙寂姓景氏，洪州豫章人，初嫁  
大賈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元和十  
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景氏忽夢父與  
夫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二人湖中遇盜，  
皆已死矣。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夫者禾中。」

走一日，夫天許汝復讐，故來告。景氏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但隱語不知何謂，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莫能解。乃為尼號妙寂，寓上元瓦官寺。每見賢士大夫，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隴西李公佐罷嶺南從事而來，平生好為人解謎，妙寂見其風標，拜泣以前事告之。公佐沈思久之，曰：吾得之矣。車去兩頭，為申字猴，即申也。門東艸為蘭，字禾中，走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

為春，字盜應。申蘭申春也。妙寂悲喜嗚咽，珍重拜謝於是，詭為男子，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間，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輟貶其價。蘭喜而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畫與群傭共作，夜寢共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

或畜貨於武昌開鎖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家物又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服駢首就法士寂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人爭聘之不許復為尼薦父及夫冥福并為公佐祈福以報其恩云唐書列女傳載之甚畧且稱謝小娥為歷陽段居貞者妻蓋據李公佐所撰謝小娥傳也其文具載說

郭曰小娥姓謝氏豫章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婚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及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從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沈於江小娥亦傷曾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

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  
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  
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  
官寺閣有僧齊物者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  
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其不能  
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  
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僧疾召小娥前至詢  
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  
所殺爾後嘗夢父告曰云云又夢夫告曰云云

歲久無人解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  
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所謂車中猴車字去上  
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  
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  
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  
春字也小娥慟哭拜謝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  
冤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於是少娥便為  
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  
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訪其



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兄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一日春携文鯉兼酒詣蘭，娥私嘆謂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

將就矣。是夕蘭與春宴，群賊畢至，酣飲，暨諸凶既去，春沈醉，卧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旌表。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小娥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明年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

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余不之識娥曰某名小娥瓦官寺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說其復父夫之讐經營始終艱苦之狀嗟夫余發明隱文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誓志不捨竟報父夫之仇神道不昧昭然可知誠如小

娥足以傳天下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故為作傳以旌美之此與王惲所錄大同而小異蓋公佐親見小娥說其語少謬已嗚乎偉哉其孝義之至節行之勤更出於木蘭之右而唐史語而不詳焉王李二子之書人罕得而讀之豈不惜哉余因謂當時元白大手筆歌詩以暴于世亦當與木蘭辭並傳以行焉二公徒乃事狂言綺語而遺若此美譚寂寥不章顯千古之恨事也焦氏筆乘載吾明有兩木蘭國初蜀保寧城中

韓氏之女年十七遇明玉珍之亂慮為所掠乃易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大驚乃贖之携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貞女金陵淮清橋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為男子裝携之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又販香自金陵來與為火伴

同卧起三年不知其為女也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罵之曰男女亂群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浣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為易裝返女服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所失歸告其母母大

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鄰里交勸，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為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此亦希代嘉話，併附于此，以充一回傳奇。

虞初新志載徐仲光奇女子傳，曰：奇女子者，豐

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為婦。譚兵圍南昌，清順治五年八月

月明遺臣金聲桓王得仁起兵據南昌遊騎四

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

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

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

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

遺，資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

今夫死，妾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

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

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

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

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

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

子吾自撫之婦故綰戀不肯妻憑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罅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偻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

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為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為詩歌美之皆曰竒女子竒女子云此甲午年事順治十一年婦被虜七年矣能忍待小校必借之論曰易有之婦人之吉從一而終郵亭而行矣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

掠為廝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踈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秦檻之中颺翮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雛若折朽其深智沈勇有壯男子不辨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候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竒不可也往盱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為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絃服笑

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其村少婦歸一弁夫聞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曰此所以竒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為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

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胄膽  
奇夜醉馘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遠識夫踞而駭  
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  
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嗚呼奇  
女子雖一旦失節誠如所論然志義有待破鏡  
再合深智沈勇女中英雄可以辱天下無氣義  
丈夫矣抑亦配享木蘭將軍廟可也故具錄之  
趙翼陔餘叢考載古來有女裝為男者樂府木  
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最著者也其見於史

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泄奔魏携妾吳氏  
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  
子婁逞變服為大夫能慕解文義徧游公卿間  
仕至議曹從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  
此伎倆還為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  
弼征馮宏宏令婦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  
奔高麗楊太眼妻潘氏當遊獵之際亦戎服與  
大眼並馳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大眼指  
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與夫

俱為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詭為男子服傭蘭家  
伺隙殺蘭春太平廣記張譽為郭汾陽所任使  
譽既歿其妻貌與譽極相類乃偽為丈夫衣服  
稱譽弟上謁汾陽喜之令居譽職累兼御史大  
夫汾陽薨後乃棄職嫁潘老為妻五代西蜀女  
子黃崇嘏亦詐為男入仕官元人有春桃記傳  
奇崇嘏曾登第為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為  
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為男入仕者也  
至如金海陵王令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

衣冠號假廝兒金之將亡宗室承宗女阿魯真  
寡居有衆千餘蒲鮮萬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  
服督衆力戰破之哀宗在蔡州被攻括婦人壯  
健者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男之事若  
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歙聚  
衆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顧  
琛母孔氏為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號未必詐  
為男子唐初柴紹妻起兵號娘子軍史思明之  
亂衛州侯四娘滑州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與



歃血赴行營討賊崔寧自蜀入朝楊子琳乘間  
攻成都寧妻募勇士千人自將以進子琳退去  
此并不假男子官號直以女子自將矣

女弟子富岡德章謹校

古詩大觀下卷

追書古詩大觀後

夫男女之情恩義所聚不以禮節之至  
誤性命也近世流俗日汚淫風大煽人  
家子女口尚乳臭情竇已開踰牆鑽穴  
動貽辱于所生乃以非耦事不諧進退  
維谷雉經雙斃自以為節蓋沈魄浮魂  
重結後身緣云愚惑無恥醜亦甚矣好

古言大觀 卷二  
事閑漢收拾其事，捏造歌曲，艷語麗詞，巧悅人耳，粉飾冥果，簧鼓愚俗，紛紛災木流毒，里巷聞者甘心焉。於是梨園之徒遂專演姪戲，以投時好，風俗之頹豈可不慨嘆哉！往予為學古詩者，表章廬江小吏行，注且序，以揄揚之名，曰古詩大觀，為敘事之祖，長篇之聖也。或謂是

篇也。妙固妙矣，然亦雙斃之詞曲爾。其如風流罪過，何？昭明文選所以不取其在於斯耶？曰：漢魏之詩有古風，體有樂府，體昭明之選，獨尚雅音，畧於樂府。滄海遺珠不特此也。斯詩主意傷節婦死，非命而戒逼之死者，以為後世永鑒也。豈容與尋常戲文同日而語乎哉？因冀

任世道之責者慨焉有鑒乎此凡演劇  
院本敘鷄奔狐綏之行有害風教者盡  
附祖龍一炬勾欄雜戲尚取忠臣孝子  
義士節婦之事務作勸善懲惡可以矜  
式斯世者即婦人女子之愚亦有以知  
名教禮法之可貴汚俗悖德之為恥如  
是則誠導德之明教新民之善政也顧

草野鄙人何勞杞天之憂然狂夫之言  
儻扶持風紀有補於漫乙乎其由是獲  
罪固所不恤也東陽散人重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古詩大觀後序



津阪東陽先生嘗訓釋孔雀木蘭  
兩篇末又附載隋唐已降奇女子類  
木蘭者名曰古詩大觀女弟子富罔  
氏受命校其書及先生沒捐貲刻  
索予題言嗚呼劉氏克女子之貞木  
蘭君丈夫之節皆善處人倫之變

可謂奇矣。但劉氏之言出於情，所謂婦人吉者也。至於木蘭，孝義憤發，脫巾幗，著鐵衣，駿馬長鞭，代父遠征，則豪勇幹，豈不可以婦女子視之。千古之奇，可矣。宜先生特致言於此也。予因又求之本邦，如奧村永福妻佐夫守城，岡掃部婦佯和殲敵，亦

皆本邦千古之奇，足以配彼所謂夫人城娘子軍，獨浮田夫人，身為男裝，奔搶躍馬，拔其夫，萬眾中畧與木蘭事合。且係我津城舊事，故予家喜言之。又竊疑富岡氏受先生命，校此書，非女子之事，詢諸所識之人，乃知其事業不心此也。氏名德章，號

吟松府下大賈某女也笄歲始讀書  
信父母以處子終強而後可刻苦  
甚吟咏筆札懌為閨中之秀  
年逾二十父母皆沒二弟及婦亦  
相繼逝其家本素封三年連五喪  
至矣了遺家產愈益墮氏慨然自  
奮曰先鬼將餒非優游自適之時

親操牙籌當門戶又擔簦躡屣性  
來回易上國自貲貨出入至米鹽  
薪芻之細咸不失當家僮數百  
指帖然聽命莫敢不竭力所養義  
弟已長為娶婦承祀猶看護十  
餘年家愈益富倍於父時乃退棲  
一室復修舊業風流自娛未嘗有

佗志或議其終身寡居非中道然孝  
 義器幹振先業於既墮自為一副女  
 丈夫雖無本蘭之事而有本蘭之  
 節可謂先生付託得人矣與浮田  
 夫人所際之時雖異其出力効才克  
 濟家難者一也稱為津城兩木蘭  
 誰謂不可或使其橫槊倚馬周旋風

流陣中亦未可知其孰雄孰雌也  
 文政九年丙戌嘉平月

津藩國校講官齋藤謙撰



大野重民書





弟子富因德章奉遺教梓達恐  
其有終於題辨謹錄舊聞以誌覽  
者云

文政十一年戊子八月中浣男達拜誌

二歲公曰古詩大勝於云此驗止西  
於此無從辨其真偽也本館誌

